獨醒子

獨醒子下

錫山賈應璧亥甫著
甥張明衡懋時甫校

獨醒子歸隱林皋之西築室九龍之麓客至則談道以爲樂客去則展卷自怡時和景明則徜徉泉石風雨晦暝則閉戶不出庭無雜塵身有餘閒一切是非毀譽置之罔聞晏如也適有盡性立命二生過而晤語面有憂色獨醒子曰二子何色之不豫也二生同聲相應

曰吾聞君子無所爭何今之時舉世皆好爭也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吾無論矣然有無所為而空言是競者吾竟莫知其由今吾奉先生之教樂先生之道謙已下人尊賢容衆無須臾敢離有年矣而不免於有爭之患是以有憂也獨醒子曰何哉二生所患者豈嘗有所警乎盡性生曰北郭豪好勇而不循禮過國皆知其安也生平無所與忤倏然相遭於途突兩相觸即譏言相加俛首相讓威

猶未霽賴一二旁觀者微言相解而去斯須不忍將奮臂相搏矣忍之心切有所不皆獨醒子曰子名盡性其知養性之道乎聖人之養性也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斯人也知其安吾將至誠以感動之是何是患哉立命生曰小嫌容或可忍也猶有大於是者其何能忍衆野徂草萊藏身檮杌成性世濟兇殘盤據一方舊兵鄉黨中其毒者咸側足不敢出

息然其智足以飾詐其財足以通神官司莫之隨何將謂天奪之魄而猶未厭亂雜類日繁乃有身被襟裾貌似近人而人不可近小有睚眦便思一逞晝則掠人於市暴虐橫施夜則呼朋羣飲謀不及義有不當意者輙聚衆而圜辱之怒心不快不止也嗤彼醜類惡與性成莫之或責衆嗜狂藥與之俱化羣然吠聲尤可深耻吾將逆受而順承彼則有加而無已此其無道之極不報人情大有所不

堪者其何以忍哉獨醒子曰人有可以理喻者微言得以解紛有可以德化者至誠得以感動斯人也不可理喻不可德化付之無心爲爾昔有端士至狂國者舉國之人皆狂衣冠言動罔不違其常度視玆步中繩言中矩譁然以為悖反目不狂者為狂咸欲束縛而灸爇之端士大駭莫可抵止遂變其舉措佯狂而避狂人意阻乃得脫故蛇之齧蝎之螫其性然也孰能變其性使不齧不螫哉人不

幸卒然而遇蛇蝎亦歸之命焉爾子不見孔子乎孔子適於匡匡人疑似陽虎帶甲圍之子路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不知命也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吾非陽虎而適遭其難非吾之罪也吾命有所制矣相與絃歌而不輟匡人知其非陽虎也圍遂觧夫使孔子而不

免也亦安於命焉爾子能知命則斯人也目之爲蛇已耳目之爲蝎已耳於蛇蝎又奚較焉二生憮然曰天下事有出於常理之外者聖人且無如之何今而後吾盡吾性吾安吾命吾知所以息爭矣

天道好善而惡惡則其生物也宜乎善者多而惡者少矣今天下飛者吾知其爲鳥鷹鸇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鷹鸇善乎走者吾知其爲獸虎豹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虎豹

善乎植者吾知其為木荆棘多而芝蘭少豈芝蘭惡而荆棘善乎具五形而靈萬物者吾知其為人強暴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強暴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善者可欺惡者可畏天亦不能制其命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小人之勝常多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若是其戾乎嗟乎氣化雜揉清濁易淆善類難培惡

種不繇而自生彼蒼默運亦無如之何爾雖然置鷹鸇虎豹於山林而麒麟鳳凰見於清明之朝委荊棘於曠野而芝蘭植於善人之室處強暴以桎梏而仁義寵之以爵祿是善雖少而天人攸好惡雖多而天人共惡天意人心未嘗不昭合也孰謂天道之無定命耶

善惡果有報乎抑無報乎謂善者必獲福而惡者必獲禍耶何世之飭躬厲行者多窮約以終身而肆行兇暴賭人無厭者日享安富之

樂以故回之夭憲之貧跖之壽崇之富皆天道之無定衡者也豈禍福有僭差耶謂善者不必福而惡者不必禍耶何文正手植三槐而後世之有三公若取諸竇崔浩恃才專權而身戮族滅禍不旋踵則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之說又若是乎不虛矣噫天道難諶鬼神雖渺勿以善無福而不為勿以惡無禍而為之君子脩身俟命道其常而已陸務觀四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乃規身後福報善貴[illegible]之

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
佛教興於輓近而錫風尤甚隃義子素好山居性不嗜佛而身近梵宇不獻隨喜時見愚夫愚婦往來焚脩叅禮虛皇者踵接肩摩殆無虛日竊聽其叅禮之詞必長跪叩禱曰壽命綿遠子孫隆昌六畜繁育田禾倍償出入生理利益相将凡可以致富貴享安樂者罔不盡言以祝之子聞而笑曰爐烟陌帋費曾幾何祈禱萬千咸求如願何其挾持者小而責

報者大也噫世情貪得無厭即焚脩時猶然不忘好利神明且奈之何哉

喻義子不解談禪時一閱內典見內典中有曰不墮邪見不起愛憎不著諸相視諸物平等等語未嘗不掩卷歎曰此與吾儒無欲故靜萬物一體平情絜矩之道互相發明迺今之村夫野婦躬脩齋沐口誦阿彌惟冀福田利益者其中憒憒不知經典為何說吾無責焉爾然有榮名仕籍身履玉庭昔受儒業者往

徃舍所學而崇信禪教焉一切梵語多所手錄心維少有齟齬罔不究觧甚至入關叅定謝絕人事自以爲得禪家三昧佛道盡在是矣及考其作為則心與口相違遠甚見功名則嗜之如飴見貨利則趨之如市見樞要則多方而締結之見貧賤則押侮而輘轢之見人之産則百計而謀奪之見人之得則陰損而擠陷之見人之失則陽斥而譏訕之種種邪見種種愛憎種種諸相人或有未染染之

而未俗者則仕人惡俗染之矣好尚若此心
事若彼匪直儒者不爲即村夫野婦亦不爲
也佛果有知不當皺眉避三舍乎今之所謂
談禪談禪者如是而已談何容易
天下事不可強者甚多若有違質害將及之其
何益之有蘧篨不可強俛戚施不可強仰僬
僥不可強舉侏儒不可強援嚚瘖不可強言
聾聵不可強聽僮昏不可強謀貧不可強富
賤不可強貴醜不可強美老不可強壯跛不

可強走弱不可強任飽不可强食醉不可強酒疾不可强從屈不可強伸諸不可強者順其質之自然庸無害也甚至有強驕以為恭强貪以為廉強詐以為直强淫以為潔強佞以為忠強邪以為正強怒以為喜強暴以為慈強怨以為好此尤致飾以欺人害國害民之大者何可與之一朝居哉

世人論交無事懽然浹洽毫有不平便忿然佐悪不揣理之是非情之輕重遂誚讓相加不

已繼之䜝詈若曰我能辱彼可洩胷中之忿矣自有識者觀之此與舞劒驅風彎弓射日者無異我縱勞神風日何損遇彼汪洋長者恬然受之渙然氷釋何其雅度也作惡者集心動氣將以辱人人無所損已先受累覩此直當愧死矣

今人不能容物每受一言之挫便為彼能辱我若撻於市思所以報復之雖云出爾反爾此亦淺丈夫者之所為何足與語大人之度譬

之虛舟觸物飄瓦驚人人曷嘗有怒心一切
橫逆應作是觀
江滸小民多以畜彘爲生柴荊籬落不甚鍵鑰
夜有巨黿入圈竊啗彘食彘惡其妨已也驚
叫不已適遇虎經舍旁側聞彘聲不勝咆哮
之狀一躍而進意圖搏彘詎謂虎揣黿頭黿
咬虎足兩物相持久則俱困不能脫去江民
啓戶竊視一股就擒二物之利與彘孰多得
失之介若或使之理固然也嗟嗟虎不得彘

黿不得食已爾乃并二命喪於江民之手正所謂鷸蚌之利漁人取之奈何世之愚民爭利而亡身者往往類是惟無意於利者得之噫安得忘利者與之談義命也

施予人情所有也得當則平失當則其害尤甚於無施故君子之用愛不在於好施而在於所施之得人施之得人則恩澤所被人之感之也必深非其人適以濟其溪而災禍隨之矣天下之家難處而不易施者惟寵倖之輩

此輩嗜欲無猒而希望太過以太過之望而冀塞其無猒之欲將從其欲而厚施之與則見為當得而不為恵抑斬所與而薄施之耶則見為鄙陋而益輕將數數而頻施之與則見為尋常而恬恃抑遲遲而緩施之耶則見為吝出而寡恩將稱其事而平施之與則不勝其矜能之態抑有所主而越施之耶則遂起不平之争求之而必欲得得之而不知止不施則怨生施之則難繼裁之則不堪而逢

其怨發之則激變而禍起於蕭墻此皆施之不得其人而積愛之過也昔宋萬宋之倖臣也始爲宋公愛之甚而施之厚萬爲魯囚公之愛不如初萬病之遂弑宋公張貴人晉之寵姬也孝武帝溺於色〻衰則寵冠後庭施予莫可比伍色衰將廢之姬怨乘帝醉臥潛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如萬寵如張受君之愛甚深也一旦愛弛而怨望生遂鼓弑逆之禍此非施不得人之驗與故驕子多

不孝寵臣多不忠愛妾多不遜倖僕多不良家國之事大抵同也君子既知其恩之當施與不當施又知其人之可愛與不可愛當施者不以恐憎而吝與不當施者不以私愛而過情可愛者近之而不以為昵不可愛者遠之而不以為疎不開寵倖之門自無納侮之咎君子所以終身無災禍者其用愛與人殊也實融有曰憂人太過以德取怨亦有見之言夫

人生有欲而不遂則不能無求〻而無度量則不能不爭〻則亂〻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防之人有定分不相陵奪也乃世之為禮者多越於常制之外其何以遏欲哉

奸人之巧為身謀者必先為人謀人謀行斯足以圖人之利而自利矣欲為人謀非言之近情事之近理者不足以取信於人信之何術必深思而熟計曰利人之所同欲也以利動人〻其我信哉如曰其田欲鬻土肥而佃穀

歲可獲租若干斛也某廬欲售近市而易傚月可歛廛若干緡也某貨易殖朝積而夕湧日可取贏若干鎰也辭之不已又為之計曰某也良某也裕片言結會立可致金若干鍰也取會金以置田廬營貨殖收田廬貨殖之利以還會不數年致富如畨掌矣茲非言近情事近理者乎斯謀聽就謀者未獲什之九作謀者先獲什之一一切驵儈奔走之費悉充其私囊始焉垂槖而入既焉稛載而歸矣

此猶利害之小者庸若無傷詎意田有參差不必盡稔廬有損壞不必樂償貨有消長不必取贏即每歲所入不足以抵其所出結會者紛紛踵門索擾不償不足以全信而償之更無所取辦甚至復棄田廬與貨以求售又不出作謀者之手輾轉反覆則昔之所積咸為作謀者所得矣嗚呼聽其謀者日入其機穀而不覺肆其謀者日縱其谿壑而無猒若而人者奈何晰夕與處不惟不以為佹而反

以為忠斯亦可笑也夫斯亦可哀也夫

無生窶避役而走匿於山谷中貧無以治舍托大樹而處焉日則拾其枯枝墮葉以為薪夜則依息於樹下身若相安而食給不充心則未饜也一旦遂斧其樹根枝悉揆束縛成肩鬻之於市天遊道人過而問之曰是樹曷去哉無生窶告以故道人曰子眞忍人也向汝無廬而托以庇身也驕陽不為爍嚴霜不為寒飄風不為撼暵雨不為侵伊誰之力耶子

當仰之若大厦親之若芝蘭雖昕夕愛護而培養之猶懼其不蕃且殖也況忍戕伐之乎吾聞魚之遊於川也惟恐水之涸鳥之棲於林也惟恐木之疎兮托樹為安而猶伐之真魚鳥之不若矣噫令之人托身於人而反謀其田廬者奚獨一無生寠哉

奸人之善於動人也固每以利啗人而人之為其所動也畢竟貪心所使是利者奸之媒而貪者奸之宅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衣

必垢也而後蟣生焉奸人之進也非因人之貪則無以託其身貪夫之心一日不息則奸人之謀一日肆行無忌彼豈眞為人謀哉利人實所以自利耳愚而不悟者明知其奸猶然傾信而委用之不至於喪家敗業不已也譬之腐肉致蠅〻生蛆〻復為蠅〻蛆相生而不窮必至於腐肉之盡而後已耳噫君子知愚之為害也而求砭之如良醫之治病必拔去病根然後奸邪無自而入焉苟知利之

為媒而貪之為宅也非屏其媒火其宅其何以使奸之遠去哉

抱甕子將為圃召老圃而問曰吾欲治圃非堂奥無以駐憂息非臺榭無以供登眺非壘石無以布竒巧非穿沼無以引水泉茲數者皆人力所易攻吾既以命之矣有是數者而無樹植以點綴之不足以觀美然植之在地滋之在天而培養之在人不可不慎所樹也厥樹曷以老圃曰大者樹松筠次者樹果核下

者樹花卉其餘非僕所知也抑有說焉虬松矯矯飛舞若騰倚竹猗猗琅玕鳴珮既交翠而陰森復凌霄而挺節樹之美者莫先於此棗栗充實而可飧梨橘甘香而解渴材不逌乎松筠而用則近之奇葩沃若異卉凝睇之雖若可愛而終之易於傷折不逮果核之有實用也明甚枳棘荊榛成而刺人又材之宸下者樹之何益哉抱甕于歎曰樹之不可不慎如此況於人乎蘊藉宏深挺然聳秀若

松筠之質也臨財不茍作事有成者果核之材也聽之糜糜察之無實者花卉之流也面諛背毀易為短長者則荆棘矣君子之樹人也可不慎與

抱甕子嘗為圃於惠麓之下見老圃之治圃也沃其壤平其畦勤其灌溉薅其霜日疏其水潦隨其物產之宜而施其藝植及其將成也又删其繁培其寡不違其時而俟其長養焉以故竹木蔬果欣欣向榮乎至成繇無妄菩

也乃喟然曰吏之治民何異於治圃柰何旱澇不知省賦歛不知度役使不知節其聊生者無幾而入於官者恒信焉無恠乎其民計之日困也噫真老圃之不若矣

古今人勇怯何相遠哉頑作之者何如爾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摶其輪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越王句踐伐吳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

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者託物感人人即爲之効死力况真有恩澤以結其心鼓舞以作其氣則人之奮勇又當何如方今南倭倡厥北虜跳梁討邊疆者動徹以兵士單弱爲慮竟不思所部將領掊綏失策訓練乖方將欲用之且先啗之非曰苦其役使以營私第則日刻削其衣粮以充媚上之資能與士卒同甘苦者幾何人哉如是求其不爲我仇罕

矣兵何可得勇耶間有實心任事能恤下情者又以不能媚上而擯之噫上之人果能察其不勞民不剝下善拊綏善訓練遇敵能前不避險難者而信任之不責小過不督近效不以繁儀為厥宦如是而人有不奮勇也者吾弗信也

昔李悝為魏文侯上地守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有疑訟不白者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

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今時有封疆之寄者平時不脩武備不訓練士卒有事束手無策徒歎曰無兵無兵何益之有果能以俚術教人習射其有弗善射者吾見亦罕矣

嘗讀漢史至武帝時渾邪王降漢有賈人與市坐法當死者五百餘人汲黯諫曰陛下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上默然因思昔年緬酋數犯滇境督撫藩兵戢

亂不擇亾命無賴游手寄食之徒悉收用入伍會予量移滇藩至則緬且平矣訂餉不敷時有散兵之議軍中聞言多洶洶適有一褊裨所部募卒三百餘人潛亾未出境乃命材官督兵追捕欲盡殺以徇衆事聞督撫督撫曰可時予在坐曰方議散兵而復下追亾之令是速亂也不若慰而遣之復使一將督之出境毋擾地方毋為民害則既去者得生還未去者有歸路斯兩得之矣督撫猛省謝曰

非公言幾敗乃事遂縱之使去兵亦稍安此事頗與漢武欲殺無知者相類故併書之以為後之好殺者並觀云

時與劉鳳坪語

百里奚始爲人牧牛而肥秦穆公見而問之曰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卒相之卜式初以牧羊致富輸其家半助邊漢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

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為奇拜緱氏令緱民便之夫奚之相秦有道能顯其君以霸天下其才固足多矣式在漢庭碌碌無奇節獨以一言有契於先哲遂見奇於上令之士大夫有語及式者多羞其所為然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則必為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俟其死與嗚呼今之牧民者豈惟不知求粟

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斯民柰之何其不重厄也司牧者可以省矣

人之施恩者不可望報受恩者不可忘報昔管仲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飧之因竊謂仲曰吕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言我知有任賢使能而已何以報子封人怨之韓信為布衣時嘗乞食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

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母賜千金

噫封人一飯而有德色固失之陋仲父得食而無所用情則失之忍惟不望報如漂母不忘報如淮陰斯兩得之矣然則處人己之間者尚其審諸

天道渺茫人心易欺無惑乎人之多詐也豈知天人一理機自有不容掩者乎人有所為無間巨細必順乎天理者斯能當乎人心一言一動終無悔吝之憂即飲食夢寐可以舒眉

下因安枕而卧矣故孟子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為三樂之一有以哉昔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司馬溫公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心事真如青天白日可以告天自可以對人言能對人言自無不可告天者俯仰何愧怍焉今人作事其敗常亂俗欺天罔人之甚者固不足道即有微言細行人或聞及亦必曲為掩護巧為飾詞以告人且以

人受我欺人不我知深自以爲得計而私心竊喜不知欺人即欺乎天况真情久〻終當自露有不可掩飾者人雖不我責我將媿死無地乎噫天人之際誠可畏哉

韓家奴善炒栗曰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惟大小均熟斯爲盡美言雖鄙俚可通治道故居上以寬則下得盡情敷教在寬則人樂趨善苟立法太峻民將不堪怨懟作矣傳有之曰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絶昔子産相鄭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厚德者不非其小疵以之牧民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賞疑從重罰疑從輕鄭國大治僑真得治國之道者矣今之為治者民有小過則痛加棰楚部屋之下有欲而不能自達者咸含悲以忍幾何而不至於焦死也

人未遇時或有一技足以養身不必有全能也葢古之人有混世醫卜寄跡傭作遯名畜牧

者率皆賤役甘心為之而不以恥彼豈好為人下哉私心竊計曰自食其力我既無求於人人亦無可奈我期於適用足矣假令志願太高希望太過賤者既不屑為必欲買天下之絶藝而不輕以售人及其困也無所得食欲徒手以取給於人人其有不猒我者乎昔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不常有

其術難行駑馬在在有之其術易售易售是以資身彼善屠龍善相千里馬者無可表見不免有枵腹之歎矣然則欲養身者其可恃絕藝而輕賤役乎

或問於諭義子曰鬼神之說有諸曰有祭祀之典盍舉乎曰有其舉之何可廢也舉之將何如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宗廟士祭五祀庶人祀先祖人有定分不相越也天子以太牢諸侯以特大夫以牲士以魚炙

庶人設菜物有常品不相僭也外此祭非其鬼則諂矣今之無端而妄舉淫祀動寧犧牲以求媚於神者瀆亦甚矣神其有知其何以享之

霜露人所恒有也今人不任採薪便疑為厲動求師巫專事祈禱一切祀典不載之鬼罔不致媚甚則傾囊倒橐寧死靡然至如醫藥置之弗問矣又有與人乖忤無可中傷即對神詛呪以祈快心二事雖殊其為愚則一昔趙

飛燕讒婕妤好呪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詞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〻吏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夫賢如皋陶且不當祭況無名之祀乎善乎孔子有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人能達此則知疾病之禱邪妄之呪均為無益知其無益而好為之亦愚之甚者也

廉靜不特可以風世亦足以訓子孫昔蔡沈從

父元定謫道州父没於官沈徒步護喪還有
遺之金者謝卻之曰吾不忍以此累先人也
曹脩古知興化軍卒賔佐賻錢五十萬季女
泣白其母曰吾家素爲廉吏柰何以是累吾
先人拒不受夫蔡氏道學淵源父作子肖其
爲孝廉無疑脩古季女乃有遠識如是豈亦
先人德化所致與令之爲吏者身在多方歛
錢伯趄之風邈不可追矣况乎身殁能令子
女不受賻金者幾何人哉噫世道良可慨夫

世俗見富貴則爭艷之見貧賤則共獻之豈惟人情已亦有不能自安者昔蘇秦困不得志欲從鄰乎貸布一疋約價千金不與夫一布約千金之償利甚厚矣而鄰子不與知千金非秦所有不知秦能有之於異時也俗眼觀人奚獨一鄰子耶

衛青少賤先母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耳安得封侯事乎塵埃中豈惟言不人信誠有物色之者已亦不信其言矣

然則布衣起家致位通顯人所常有也觀人者固不嘗輕貧賤而自立者又安可以貧賤自阻哉

合浦舊俗容民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多採以自入珠忽徙去民無所得珠餓死者盈路孟嘗氏為合浦太守至郡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云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吏化之所感者深也年來東粵珠禁甚嚴匪直官不得私民不得採凡竊採者一就捕獲無

論罪之重輕即榜掠椎楚慘酷異常未及成案而禁錮至死矣以故捕役之罔害尤甚於法苟知其人之有珠也必餙爲販竪以誘人人或貪其重價出蔵珠以貿之遂捕入官以爲是竊珠者一入其罔富者破家貧者亾命銖連波及無一得脫縱有口莫可控訴矣虐政之害民如此珠曷不徙而去耶

近世法禁之嚴若鹺若鹽若關稅若鑄錢若造鈔若屠牛昭然具在令典有犯必罰然惟順人

情而從民便者為易行苟不便民禁者愈嚴犯者愈衆雖日撻而求其過絶不可得也故屠牛肆禁宻小稍課皮張官司置之不問矣鈔雖大久不行使禁設而未見有偽造者錢雖日用然銅之價重而錢之利輕故私鑄而犯禁者亦少關市間有漏稅亦以司權者重累之若能寛恤一分則貨殖之利千百於稅民何為而輕犯漏稅之禁也易犯者其惟鹽禁乎鹽之為用民間之需食也宻急國課之

仰給也㝡重稍不戢則利皆入於盜藪邉計無從取辦矣奈何鬻官鹽者入塲有收買之費堆積有守候之費割沒有餘鹽之費秤掣有盤驗之費發賣有開引之費計其費之所出恒倍於常課其價不得不重價重則食官鹽者夫既難之矣今取私鹽之利而較之雖有其禁而無其費其價自輕價輕則興販者易於求售食用者樂於便宜况愚民之養生也計利之心甚於守法非有身家之念若安

肯舍其價之輕而食其價之重者乎是以寧犯禁而不顧豈非法之不便於民者致之耶噫令欲其行也不行曷如其已同國計者苟能損其官鹽之費而輕其價則私販不禁而自寘矣法制徒嚴何益哉

食取其飽雖無肥甘無害於口也衣取其温雖無錦綺無害於體也妻妾取其字育雖無美麗無害於繼嗣也臧獲取其使令雖無儇巧無害於服役也惟道義取其養心威儀取其

瀏身苟精神之弗攝則內有邪思矩度之弗
莊則外有詖行一切施為粗俗面貌可憎雖
衣食饒裕寵御盈庭何補身心之萬一是亦
襟裾之馬牛爾

豚

魚狀惡而味美以其味美也三吳之人遂忘
其惡而酷嗜之無獻苟製之弗精則足以殺
其軀豈狀惡者必大毒與故諺有之曰拚命
者食豚魚蘇東坡間嘗食而甘之亦曰直得
一死皆好其美而忘其惡者也里中有世胄

子二人素嗜其味竟相繼中毒而死延齡子
聞而歎曰天之生物味美者固不少而美味
之足以養生者亦不少奚獨一豚魚為可嗜
𢦏夫既嗜之又不擇其製之精粗生熟直大
嚼而厭飫之必充腹而後已遂至於傷生亦
可哀也夫嗟乎傷生之事不一世有好利而
專計貨殖之私者有好色而溺情衽席之愛
者有好飲而沉湎麴蘗之場者有好訐而輕
談曖昧之事者有好名而妄意侯王之業者

一不飭皆足以殺身其爲豚魚之毒何限也

人當知所自惜矣

吳人有抱拙子者形容磊落意氣豪雄行多放而不羈謀常踈而未就家人交責之意豁如也出見其友橫金紆紫秉堅策肥一呼百喏勢傾閭里乃相過而問曰吾與公同里閈出入年齒相若也狀貌步武相似也知識學術相謀也公富貴而予獨貧賤若此敢問何道以致之友人曰燕市帝王之都而冠裳之會

也適燕者莫不有傷心際遇功名可立致吾昔爲田舍郎也與子無異今幸得策名仕籍排金門入紫闥吾蓋得之於燕今吴人聞其然不論莫所以然一旦辭父母別妻子爲適燕之遊白晝入都門過冠紳之肆曰此可壯吾之槪也過錦綺之肆曰此可華吾之躬也過革舄之肆曰此可端吾之趨也一日而取之無遺肆中人初億其爲官長咸樂從而售之越三日踵門而取其直匱直無償且知其

謬也大肆斥辱仍奪其物而去吳人失志徒步而歸事聞閭里莫不鼓掌大笑以為異吳人曰惡乎異今之冐冠裳而享富貴者非貨賄而營求之即攘奪而陰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巧為固寵之計皆非道之所當得也者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吾獨取之於白晝彼不吾與吾即觧而還之吾何歉於彼哉何笑之有

憤世子曰今天下之妖大足以傷風俗壞治理

者其端有七而草木禽獸之妖不與焉是故譚心二簋致獻古之好會禮成則已今則具必戒於數日之前客必延於三速之後餚非雀舌不烹於昻鑾非珍羞不薦於豆列觥籌陳水陸劇戲盈庭賓主相對而不相聞羅飣滿筵肴核可啗而不可識甚至留連長夜膏盡鐘鳴罔知抵止此之謂宴會之妖上下有章貴賤有等服制分定久矣今則負販而戴縉紳之冠臧獲而納鑲雲之履男子腰繫女

裙婦人身披男服即家無擔石之儲者不斷週身之費簪犀玉衣綺縠一切骨角韋布置之弗用矣此之謂服飾之妖古之學也出於一異端不得而淆之也今則禮樂不師周孔道德不法程朱談禪說偈啓口總是眞空走納游緇尊禮擬於上客以頓悟為上乘目博洽為支離即王公大人咸崇釋教闡内典而六經束之高閣此之謂學術之妖詞尚體要格貴莊嚴文章自有定式也今則探索隱怪

斐不必於成章鈎摘艱深語不必於成句獻

莊老之餘談品爲絕學竊左史之口吻依爲

正宗決裂經傳剽竊雅縫師以此教士以此

學有終身傳習而不悟者此之謂文字之妖

古之君子厠儒林脩儒業詢、然謙已下人

惟務學之爲急今則身胃衣冠心懷傲氣結

朋黨爲腹心藐先達爲朽棄言不循理行多

猥佻無事則羣居聚飲有事則比類譸張搆

巧言爲旦評造呈詞爲公舉轅轢善類挾制

官司閭閻側目而不敢出息縉紳吞聲而不敢請讓人方以為恥而不為彼且自為得意而甘心於澆薄爲此之謂儒行之妖民生未遂使司牧之張官置吏豈徒富貴之乎今則施巧法以織下飾虛文以賈譽奸胥舞文置之不問而民有小過動加嚴刑大寇掠人縱之勿追而或有私爭必行峻罰踈縉紳為不畏强禦押徒隸為可托智衷苞苴通而重罪得以賄免真情蔽而良善陷於無辜朝廷之

設官謂何而寄民社者乃如是耶此之謂政事之妖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況誼相維而情相屬者今則故舊等於秦越骨肉視為仇讐氣失和平閭閻便成反目利差毫末手足遂起鬩墻方握袂而相怡卒噪面而詬詈靦然諾而相許夕違背而敗盟利害得失之間雖父子有不相顧者此之謂天常之妖七姦繁興匪直一鄉一邑為然勢趨江河莫之砥柱適中土而徹四海誠有舉世若狂甚矣風俗

日頹治理日歎國家之災異至此已極雖有賢聖復作變革實難彼草木禽獸之妖何足以為異乎

抱甕子高卧雲丘忘情世態時直清秋氣爽啓扉出遊躡松風之閣登二泉之亭呼童命汲酌其泉而甘焉既濯纓而脩禊復解襟而危坐徘徊瞻眺不忍舍去見四方之汲泉者綆轤絡繹大者舟航小者盎缶踵相接肩相摩盈器滿載殆無虛日乃作而歎曰泉之冽也

人爭汲之若其垢也盈瀆澮放潢潦莫之或顧焉以是而知養盛者企慕必深脩潔者因親必衆苟其穢德彰聞人咸棄之矣故污染之綺縠不如縕布之清白也破損之繡裳不如毛褐之完具也敝壞之雲履不如草屩之堅全也腐爛之膾炙不如茹糗之雜素也醯酸之秬鬯不如村酤之醨薄也是以君子日新其德惟恐為人所棄哉

洛人有得延津之劍者懷而遊諸燕市懸標揭

直遍歷都門以號於人者三年咸疑其為贋也無一人睨而問焉猴焦唇枯囊傾衣敝淪落無聊不得已行乞而謀歸計道經養重先生之門見其身若有所挾而志若有所失也顧而問曰子何為而至是耶洛人曰懷寶劍而無所售是以如是其困極也先生曰懷寶者尚困於寶則無寶可懷者又將何如哉子殆寶失其所寶矣荆山之璞悉泣而獻者蒙刖足之刑夜光之珠以暗投人者遭按劍之

拒無他有寶而不知自重人皆輕賤之也吾令為子增重之可乎洛人曰予非速於求售也得一朗鑒者識吾之劍不埋殁劍之清光吾願足矣雖窮約以終身無憾也於是先生為之畫策舍洛人於家藏其劍於匣不輕以示人凡當世知名之士孰不與先生交者乃為之揚言曰吾家有劍客其所藏名劍夜朗則光射牛斗風雨則聲動四壁眞可水斷蛟龍陸披兕虎而不染腥血者希世𢦤是劍之

為寶也柰未有識之者終難於輕售亦一時喧傳都邑聲聞巨卿閭不造請而求快覩焉求之不誠則不得一見也有尊賢上公者遂盛衣冠脩禮數捐千金以為壽始鬻其劍而去夫劍一也輕於求售則三年而不獲一顧重於珍藏則一朝而獲千金彼士有懷竒瑰而不知自重乃數數求炫於世者則人之賤之也固宜

人知害之為害矣而不知其始於利知禍之為

禍矣而不知其召於福故善畜蔵者有劫奪之憂躭逸樂者致死亾之患夫利爲害之媒福爲禍之基惟不求利者自無其害不求福者自無其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鶚

鶚在林所棲不過一枝與凡鳥等耳及其奮青霄而展六翮也須臾駕海凌空燕雀自知其翮之不若遠矣騏驥伏櫪所食不過芻粟與常馬同耳及其奔千里而騁逸足也須臾過都越國駑駘自知其足之不逮遠矣賢士

在野縕袍不能蔽體藜藿不能適口何異於世俗之士及其出而輔治則息養黎元奠安宗社凡其所優爲者皆固寵貿勢者所望而震焉者也世俗之士何能彷彿其萬一哉

或問於妙德先生曰貴可恃乎曰不可使貴而可恃也則王侯無失爵而賤者終身奴隸矣富可恃乎曰不可使富而可恃也則靡麗常相仍而貧者終身枵腹矣智可恃乎曰不可使智而可恃也則機械無巧慧而愚者終身

可固矣辯可恃乎曰不可使辯而可恃也則
便佞不取憎而訥者終身無告矣勇可恃乎
曰不可使勇而可恃也則強梁無横災而弱
者終身不振矣故貴莫尊於商君而不免車
裂之禍富莫饒於季倫而不免斌族之慘智
莫察於晁錯而不免反激之危辯莫捷於蘇
秦而不免鉗口之辱勇莫強於卞莊而不免
戰鬬之死五者履盛之時勢凌天下人何敢
當一息及其禍之至於身也曾狐鼠之不若

勢何可恃乎是以君子不恃吾有可畏之勢而恃吾有可仰之德德脩於己則參天兩地不俟爵而貴焉粹面盎背不俟財而富焉虛中洞照不俟察而智焉德音孔昭不俟給而辯焉理氣常伸不俟力而勇焉此其所務者大故其可恃者久詩曰自求伊祜

烈火之薰炙何如秋陽之暴江河之灌溉何如甘雨之滋推食食人非不飽也何如稼穡之餘粒解衣衣人非不煖也何如桑麻之餘被

法制禁人非不畏也何如禮義之餘化蓋衣
食既足賚予可無施矣教化既興法禁可無
設矣杠梁既成乘輿可無濟矣信義既孚盟
會可無脩矣黎庶既安水旱盜賊不為害矣
風雨既調景星慶雲不為瑞矣鳥獸咸若鳳
凰麒麟不為祥矣致太平者無歡娛之惠享
帝力者詠何有之歌噫王道感民之深與功
利之要譽於人也誠天淵哉
黃白之術世誠有之然有貪圖橫富而好為此

者其後必有横禍昔蘇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黄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為公若不為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常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為爾昔嘗以方授人有為之即死者

有遺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頗授公〻必不肻輕作如陳卿輩慎勿傳也子瞻許諾後遇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試其方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賍敗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黄州陳子慥在黄子瞻問曰少卿昔竟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無以買宅遂大作此

然竟病指癖而没乃知僧言誠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為之得禍者子瞻乃傳非其人耳故范文正公得同舍之方而復還其子匪直懼禍而不為亦不欲邀非望之福也抑又賢於子瞻矣

廬江有一監司謝事懸車日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吾監

司曰渠謂我有儒風道骨故傳之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僊話間其婿来謁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肯獨傳之君耶監司終不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昂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嗟乎方士誘人之術人所易

曉即婦人之智亦有不可欺者况士君子讀聖賢書稍知理義乃反為人所愚弄良可恠也蓋貪夫妄念惟圖徇利故巧言一入即為簧惑至有敗家蕩產而不恤者奚獨一監司哉予見世人往往為方士所惑故詳記此以為貪得者之戒

觀泰華者巍然峙矣就其塊質言之土石雜沓草木叢生不見其美也望於數十里之外朝煙暮靄吐嵐納雲螺髻疊青蛾眉横翠令人

景仰終日而無厭焉山不以遠爲美乎觀江
河者沛然流矣方其注納之時灘瀉𣿬渫潢
潦汙濁何所不容至於汪洋千頃涵天浴日
震乾擊坤風動成文波澄拖練眞有浩蕩莫
知其涯涘者水不以大爲潔乎嗚呼莫高匪
山美以遠著莫深匪水潔以大成然則君子
之脩身而輔世也可遠觀而不可褻就可大
受而不可小知何以異此
果實之有蠹者方其花時遇風塵土入之而爲

胎故蟲生焉穀粟之有粃者其花時遇風而失其花無以為胎故粃成焉果之餓穀之粃皆有所自然則人之生也方為童子時其性不甚相遠至於成人終則大異得無有所以風之者乎嗟乎人生為外物所汩鮮有不喪厥性者即果之餓穀之粃者也聖人與人無異性苟人性而無外物以汩之何不可以作聖

貌飾情文飾質其中未必實也故君子敦情以

去貌崇質以去文惡其虛之美實爾夫緣貌以求情情必薄緣文以求質質必喪何以論之王嬙之色不飾以鉛粉也而其貌自殊雲錦之章不飾以五采也而其文自異實美之在中者自無所用其飾待飾而後美者必非美之至也是以家庭之間父子兄弟之相接非無貌也情勝則貌為情所奪矣非無文也質勝則文為質所掩矣苟區區於文貌之脩飾吾知實意微而情質寡家道其衰乎

避囂子好習靜恒山居却掃一室焚香黙坐流俗變態一無所嬰其慮焉混世生過而問曰靜功聖學之要先生之習靜也專矣入山求靜夫乃靜以迹而非靜以心乎避囂子曰於善哉爾之問也靜不必在山予之在山有味於靜者多矣今夫目司視〻可無擇於色乎無擇於色則惡色至矣惡惡色不如寡視耳司聽〻可無擇於聲乎無擇於聲則惡聲至矣惡惡聲不如寡聽口司言〻可無擇於談

乎無擇於談則惡談至矣惡惡談不如寡言
動司舉〻可無擇於事乎無擇於事則惡事
至矣惡惡事不如寡舉交司接〻可無擇於
人乎無擇於人則惡人至矣惡惡人不如寡
接五者之為害不謀而自合五害之入人不
察而日深非有以遠之則無以却之却之在
於習靜習靜者無間於在家在山心有主自
然不動矣但在家者欲絕五害而五害常誘
於前在山者不拒五害而五害自遠蓋寡視

則惡色不至於目〻自無妄視矣寡聽則惡聲不至於耳〻自無妄聽矣寡言則惡談不出於口〻自無妄言矣寡舉則惡事不見於動〻自無妄舉矣寡接則惡人不近於交〻自無妄接矣五害既遠則心益清心清則不求靜而自無不靜焉故湯之不邇聲色九經之去讒遠色老聃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先後若符合然孰非遠害而全靜乎夫曰不邇曰去遠曰不見皆在山之意也然則予之在

山其有助於習靜也不既多乎哉混世生憮然曰聞先生之教乃知遠囂所以近靜也世人之不能靜者其為流俗所混遇半矣

和光氏豢貍牲色雜黑而性懶爪牙不足以捕鼠好嗜魚肉而已一夕育貍貉三其二與己相類其一則純白雄健有耽耽虎視之狀惡其弗類於己也齧而殺之決裂其腸胃靡盡其軀而後止其類於己者則字之惟恐其或傷也天順子聞而歎曰甚哉貍之不仁也目

眩於外而情奪於中即已所自育猶然戕害之况非其種乎世之人同於已者愛之異於已者憎之非直衣冠色貌已爾雖其平居握手相怡盟質相許情文煦煦相扶自為陳雷不相讓也乃猝然臨利害當事機脫或杯酒之不相協臭味之不相投謀為之相越意見之相左言詞之不相下有一於此即疑其與已不相類也從而詆排之擠陷之墜之井而下之石凡可加之罪而置之死者茍足以滅

其憎靡所不至矣噫有不為和光氏之貍也者幾何人哉

邯鄲民以正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而競捕之死傷必多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遂下勿捕之令喻義子曰近世愚民家好焚脩動羅僧道於庭持齋誦經累數日不散名之曰預脩功果將畢必多方買

捕鳥雀為放生之舉且誇其為恩自已出以祈福報閭閻聞遂相傳為盛事心慕而樂效之以故凡有脩齋者無一家不放生亦無一家不買捕雀之錢然放而生者無幾捕而死者甚衆此與竊人之財而施捨佛金者何異噫如此獘脩非徒無益而有害之患亦甚矣

人有以作事謀我者必據理以道之有以脩怨聞我者必善言以解之彼縱不能從我我實無作於人也有以非義干我者必曲諭以拒

之有以邪利惱我者必究辭以卻之彼將有以誘我〻實無媿於心也嗟〻出好興戎惟言是召義利取舍始於一念〻之不臧言之無經匪直喪己且以誤人起釁召禍將莫知其所終矣可不慎與

唐新昌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乃遣十千錢令買三萬顆乃謂曰吾未要暫令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數月長成令便與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收

錢九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笋五萬莖又謂曰吾未要且在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賣十錢遂收錢五十萬其貪猥不道類如此相傳以為笑談曰世必無此官也自近世觀之縱有此官奚足深恠蓋錢至十千猶費本也時至數月猶緩征也若令之為吏者不費一錢不須時日嚴刑之下何求不遂或九十萬或五十萬唾手可得然則如彪者猶賢乎已

人之享福者恒饒裕家饒裕則驕奢易生驕奢生則動棄理義棄理義則行多邪僻行邪僻則身有横害有横害則年必夭札以邪僻之行而招天札之患此大禍也禍而本於有福故曰福兮禍所伏人之被禍者恒恐懼恐懼多則思慮熟思慮熟則事理得事理得則行端莊行端莊則無灾害無灾害則身必康樂以端莊之行而享康樂之休此大福也福而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所倚禍福之機君子

慎之

天之可徵者惟人人之可恃者惟天天不能視聽寄人之耳目以為聰明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至理之在人心者自不能違天而獨異自後世有天定勝人人定勝天之說始岐天人而二之豈知天人一理寧有未定時乎天有此理在天下曰公道人有此理在衆口曰公論公道或以一二人而壞而天下之大終不可盡壞公論或以一二人而廢而衆口之多

終不可盡廢徐而觀之天與人何嘗不定人何嘗勝天天何嘗勝人天人何嘗交相勝耶善察人心者天意可推矣

古人於日月薄蝕必恐懼奔走伐鼓而救護之豈不知氣數在天非伐鼓之所能移而必為此者謹天戒爾猶之旱暵為灾必告廟行香禁屠而祈禱之豈不知灾害流行非禁屠可回天意而必為此者憂民隱爾然則聖賢之用心在平時不在一時在萬事不在一事故

其敬天也無事而不順天之心亦無時而不順天之心其勤民也無事而不體民之情亦無時而不體民之情是以雖有天災而不爲害以其備之者素也若後世之伐鼓救護禁屠祈禱徒事虛文掩人耳目者欺天罔人之甚聖賢豈爲之哉

人有恒言酒能亂性予意爲市井高陽之徒而發近見人一被酒則柔者剛弱者強訥者辯樸者狂端嚴者放逸沉靜者發揚言詞失其

安定步武乖其繩尺衣冠違其常度舉動戾其準則甚至誕慢縱恣悖逆無道醜詈好鬬傷害族類故舊不相和親戚不相識觴斯濫矣古人諄諄以德將無醉沉湎麯糵爲戒者有味乎其言之也由今觀之能亂人性者奚獨一旨酒哉冐爵者以貴凌人多財者以富驕人能文者以學傲人至有片長曲技遂自誇詡似爲舉世無雙不勝其悖悖之狀抑又下矣其爲亂性者何限也人當知所愼矣

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惡聲隨之故天有陰德星若見善不見彗孛一出即光芒亘天是善難見而惡易彰也諺云終身為善不足一旦為惡有餘世人挾隱慝而謂人莫之覩者亦愚矣哉

古之聖賢不出戶庭而能周知天下之民隱豈目能視乎千里之前耳能聽乎千里之外抑一一以事諏咨而索之者乎惟以己之情察人之情與我不相遠也推而廣之若規矩之

合方圓繩墨之當平直自發無不中矣故吾
孝吾親則知天下之欲養其老也吾愛吾子
則知天下之欲慈其幼也吾惡其飢寒則知
天下之欲衣食也吾猒其勞苦則知天下之
欲安佚也吾計其缺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
也凡有欲而不能自達者吾能一一而善體
恤之教以孝慈勸以耕作課其蠶桑時其役
使而節其經費不必家賜而人益之而治平
之效不下几席間矣術豈多乎哉君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人藏其心不易識也觀人者不知其德觀其容不知其積觀其用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言實之不能藏也傳曰良玉度尺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爲有溫良在中眉睫閒著之矣瑕疵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

嘗謂士人不當好名特恐崇尚浮名者爲實德之累爾上之求人與君子觀人則不當以好

名爲嫌也人誠好名則必畏義畏義則必無
邪行故好直諫者必無諂諛之詞好任事者
必無畏縮之弊好廉潔者必無貪得之污好
恬退者必無干謁之請好儉素者必無奢侈
之習好推挽者必無排擠之謀好謙讓者必
無轇轕之暴好施予者必無攘奪之兗好敦
睦者必無圮族之忤好寛厚者必無刻薄之
私人臣好名必不爲不忠人子好名必不爲
不孝處士好名必不爲不義究其詣極雖未

必盡合於中道而即其所好必非流俗者所能為也何近世獻閣公議者每以直言為沽名而委靡不振之士一遇懷奇抱瑰者建不朽之事見其為驚世駭俗而遂以好名目之斯亦過矣

宋制沙門島配囚舊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海中及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中非好生本意令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

為例馬初無嗣因此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陰德之報理或然也近世豪橫之家藏獲有犯不問過之重輕痛加棰楚有因而斃於杖者有棄而投之河者有推而墜之井者有勒而置之縊者其視投海之慘抑又過矣倘果陰報安得使之有後耶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煑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翼日各持金帛來酬

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令之挾筴求名好謀圖利者得時則唾手成功失時則白首不遇大都與醫術無異也豈獨一彥伯哉

吳越人同駕舟過險灘則相助為力稍不應手則相詬如仇讐及舟之下安流而泊也則懽然相得如初士大夫任當世之務誠如操舟者然事至不妨商確異議〻〻定則當畫一而行若各執巳見以求勝覆敗隨之矣國家奚

賴焉昔韓范富諸公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
失和氣真可謂同心共濟得操舟之道者矣
倦遊子辭榮名而東歸躭翫讀以為樂遇撓㞕
則晤語終日視軒冕則顰蹙若俛一立一磬
超然有物外之意有間二三友人咸進言曰
登崇蹴要者閭閻之休光也榮勲立名者丈
夫之能事也無其基而有其志者尚希進而
妄干矧階相參級相遞達可一間者乎知周
萬變行不執方先生之才則通矣視聽明達

步趨便捷先生之體則強矣秉綱持紀為憲一方先生之秩去崇要不遠矣為山九仞功止一簣先生何憚而不出以收垂成之效意者其有遺慮乎倦遊子驟聞其說初甚牴牾既而謀諸宗黨宗黨之言猶夫爾也歸而謀諸妻子妻子之言猶夫爾也懷疑不決乃造知幾公而卜焉公曰先生何卜也倦遊子曰靜極者思動畜極者思通否極者思泰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屈伸代謝天之道也吾

既仕而進、而退、而處矣有勸之復出者心竊自疑願有請焉知幾公曰先生既明乎天之道則可推乎人之事矣何以卜為僕遊子曰僕未竟其占也願公卒教之公曰若蓍與龜皆朽物也而能通乎鬼神之情狀者惟虛故靈爾人為萬物之靈虛其中不滓以成心則出處進退咸可自聽而何必聽於物乎今夫勢太盛者必衰福太過者必咎樂太極者必怨今之敝屣昔之珠履也今之頹垣昔

之雕墻也今之瘖姥昔之歌姬也向為供御

令為棄梢朝為芻狗暮為藴爨成功者退將

来者進皆物理盈虛之數也善察盈虛者留

有餘補不足自可引久而勿替故設賔筵者

珍羞絡繹觥籌交錯甚盛舉矣然獻畢則禮

成曲終則樂𨵿秉其意之勤劬而倏聚倏散

賔不盡主之情主不失賔之禮相敬之隆者

斯兩相得苟至燈殘漏盡肴敗酒漓主人厭

倦而賔方求退不既晚乎先生達此何必發

策而杖卜𣪠倦遊子聞言若有所得乃歌曰

山可樵兮水可釣田可耕兮子可敎五湖可

汎兮扁舟可棹吾安吾命兮吾樂吾道

宋承山晝永偏嘗載其叉人鄭子元由翰林補

外十年餘不得賜還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

疾作輒昏憒如夢或發譫語有時不作無異

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

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

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

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

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腳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著皆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惜勞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乘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降

于賢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若老僧之言能砭世愚真可謂對病之藥也已令人溺情富貴恣意色欲未得而輾轉思求既得而貪戀不舍種種妄想種種煩惱忽生忽滅無一人不受子元之病少不至于喪心發狂者亦幸爾安得老僧一一為之療治也噫